

现代思想译丛

平等

Equality

[美] 亚历克斯·卡利尼克斯 著
徐朝友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主编 吴 源
策划 余江涛

现代思想译丛

Equality
平等

[美] 亚历克斯·卡利尼克斯 著
徐朝友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等/(美)卡利尼克斯著;徐朝友译.一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5

书名原文:Equality

ISBN 7-214-03511-1

I. 平... II. ①卡... ②徐... III. 平等—研究

IV. D0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34369号

Equality

Copyright© Alex Callinico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03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Oxfor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3-40号

- 书 名 平等
著 者 [美] 亚历克斯·卡利尼克斯
译 者 徐朝友
责任编辑 周晓阳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淮安淮海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25
印 数 1—5130 册
字 数 85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511—1/F·733
定 价 11.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献给

玛格丽特·亚克顿

(1919—1997)

佩丽娜·埃尔

(1906—1998)

前言及致谢

虽说我对正统的政治学理论只是粗枝大叶地涉猎了一番,但过程中却少不了别人的帮助。将近有20个年头,我与纽约大学一群兴致勃勃的政治哲学家始终一路同行。至少,其中一些人对社会公正所引发的一系列深刻问题的思考,给了我很大的影响。自然,本书对此也会有所反映(无疑是不够准确的)。整体上讲,我对平等的思考,一直受到了另外三位哲学家的巨大影响,他们是埃蒂安纳·巴里巴尔、雅克·比德以及杰里·科恩。我和他们一样,都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我确信,他们会认为我是太传统了点。带硕士研究生,也使我受益不小;多年来,我指导他们撰写了探求马克思和罗尔斯两人理论渊流关系的一系列论文。

这本书得以问世,部分也归之于戴维·海尔德。是他建议我写这本书(当时,我正为他的另一项指派忙活得不可开交呢),并且,一旦我接受了他的鼓励,他又帮着提供了诸多编写

方面的指导。同样要感激的是戴维,还有托尼·吉登斯和约翰·汤普森,他们帮助联系了Polity出版社,该出版社容许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家们经常是互有分歧(某种程度上分歧程度还不断上升)的立场观念。Polity一些其他的人——桑德拉·比雅特、路易斯·耐特以及帕姆·托马斯——还有克丽斯·贝桑特,为该书顺利出版,也鼎力相助,在此一并答谢。

塞姆·阿诗曼以及一位没留下姓名的审阅人审读了本书初稿,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该书第三章,也就是该书哲学理论的基石部分,曾经作为单篇论文,提交给纽约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所。当时,尽管我患流感,精力不佳,却仍然觉得就此展开的讨论令我受益匪浅。马特·马特拉维斯(在为别人提供观点提议及参考资料方面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和苏·门多斯,还就我的论文拿出了书面评论,尽管他们没有什么职责或义务要这样做。对这些人,我都要表达我的谢忱。确定无疑的是,倘若我能够像应当做的那样,慎重对待他们提出的一系列批评意见,这本书会写得更出色些。

我将《平等》一书献给两位我所敬重的婶婶。纵然世上有许多不幸,我却非常有幸做了她们的下辈。

目 录

前言及致谢 1

第一章 今日的不平等 1

一个不平等的世界 1

经济发达国家里的贫穷与不平等 3

不平等事关重大吗? 16

第二章 平等与革命 25

现代社会的动力 25

社会主义与平等:马克思、托尼、克劳斯兰 32

第三章 平等与哲学家 43

新工党及社会主义者的价值观念 43

罗尔斯与差别原则 49

对什么平等? 63

不公正、剥削及报偿 77

等同与差异 94

第四章 平等与资本主义 105

无须流泪的平等 105

资本主义的过山车 124

平等与市场 135

现实的考验 143

后记 155

第一章 今日的不平等

一个不平等的世界

世界进入21世纪,充斥着贫穷与不平等,这是再富有想像力的前人也无法想象到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每年编撰一册《人类社会发展报告》,主要旨在用实际资料令人堪忧地记录下全球社会与经济不平等局面稳步上升的情况。根据1999年的报告,占世界总人口1/5最富裕人口的收入,与最贫穷的1/5人口的收入,两者之间的比率,由1960年的30比1,增长到1990年的60比1。至1997年,此比率已经增长到74比1。

在其最显著、同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人类社会发展报告》描绘了超级富豪财富增长的曲线。1994—1998年期间,世界最富裕的200人的净财富翻了一番以上,从4,400亿美元增长到10,420亿美元;后者与全球41%人口的总收入不相上下。与此同时,不得不靠不足1美元的每日生活费用维持生活

的人口数量,仍然保持在13亿。在这些首富当中,比尔·盖茨、瓦尔顿(沃尔玛超级市场连锁店的主人)以及文莱苏丹的收入相当于世界最落后的36个国家国民收入的总额。

不平等不仅仅只是一个把世界划分成北富南穷格局的全球性问题。一些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现象也呈上升趋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资料显示,东欧国家以及前苏联向市场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平等最高速发展的局面。在今天的俄罗斯,不平等现象最为显著——占总人口20%的首富们的收入,是20%最贫困人口收入的11倍”。1987—1988年与1993—1995年期间,衡量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由0.24增长至0.48。在拉丁美洲,虽然紧接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之后,就该地区的经济复苏,金融市场掠过一阵乐观的情绪,但基尼系数仍然稳固地维持在0.58的水平。

比这些统计资料更能说明全球不平等现象的一个事实,同时也是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发生在耶奎那·科瓦塔和福德·土恩克卡两人身上的实情。1999年8月初,这两个来自几内亚—科纳克里的年轻人,窒息冻死在布鲁塞尔机场的一架客机的起落架上。他们身上没有寄出的一封信件,道出了他们不惜生命、孤注一掷逃离故土的原委。信件部分内容如下:

……致欧洲的大人先生们：

我们很高兴，很自信地给你们写这封信，告诉你们我们这次旅程的目的，以及我们这些非洲孩子与年轻人的苦难……我们恳求的是，你们发发善心，联合起来，救救非洲。救救我们，我们在非洲灾难深重，救救我们，我们困难重重，缺少孩子应有的权利……如果你们看到，我们不怕生命危险，牺牲了自己，那是因为非洲人灾难深重；同时说明，我们需要你们来对付非洲的贫穷与战争。同时，我们需要学习，我们恳求你们帮助我们学习，在非洲成为像你们一样的人。最后，请你们一定原谅我们冒昧给你们这样的大人物写这封信——我们是非常尊敬你们的……

欧洲的大人先生们读到此，稍停了片刻，不禁撒下一两点眼泪，然后又开始了他们的日常事务，照样拒绝难民及“影响人们生计的移民”进入他们的国家。

经济发达国家里的贫穷与不平等

贫富之间的差距，在经济发达国家里一直呈拉大的趋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18个成员国里，只有一个国家，其工资与收入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有

所减缓。在美国,正是新保守主义评论家们对这一发展趋势一直最为敏感。80年代末,共和党政治分析家凯文·菲利普斯纪实性地描述了里根的两届政府是如何有条不紊地努力对财富与收入进行重新分配的——从穷人手中分配到富人手中。他称80年代是一个新的镀金时代,并提出:“从19世纪末以来,自范德比尔特家族、摩根家族及洛克菲勒家族时代以来,一直没有出现过堪与此期间相比的财富大幅度增长的情况。”

10年之后,华盛顿的战略顾问爱德华·鲁瓦克,对这一经济发展过程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他认为,这种局面是一种新的、毫无控制的“涡轮式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

美国正在走第三世界国家收入分配的路子,1%的人真正非常富有,为数可观的少数人(大约为12%),尽管得到了充分的就业——一周工作40小时,每年工作50周——生活水平却仍然维持在官方公布的贫困线以下。在纽约州,尽管经济发展很有势头,很有资本主义经济涡轮式发展的劲头——毕竟它拥有华尔街——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却肯定比美国整体上严重得多。1996年,占州住户1/5的最富裕家庭的平均收入(132,390美元),是占1/5的最贫穷家庭平均收入(6,787美元)的20倍以上。在华盛顿特区,该收

入之间的比率甚至更大,为28.2;而就整个美国的平均水平而言,富裕家庭与贫穷家庭的平均收入分别是117,499美元与9,254美元,比率是12.7。不仅如此,在纽约州,工资最高的1/5家庭的平均收入,在1978—1996年期间,增长了46%,而最贫穷的1/5家庭的平均收入却下降了36%。

英国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追随美国解除控制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主要经济国家,其经济发展呈现出与美国相似的模式。1997年5月当选的新工党政府——我们在下面的章节中还要谈到——虽然在矢志追求更大的平等方面,充其量做到了态度不明的程度,但是,在雄心勃勃的财政大臣戈登·布朗的支持下,针对造成贫穷与不平等的原因及相应的补救措施,却进行了规模不小的调查研究。调查显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以基尼系数测算,在1977年至1996—1997年期间,增长了1/3。这主要反映的是,工资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就男性来说,上乘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增长速度,是下乘劳动力工资收入增长速度的一倍,而对女性来说,则是四倍。失业家庭的数量占家庭总数量的百分比,由1979年的9%增长到1995—1996年期间的20%。

据以得出这些结论的详尽的调查研究资料,很容易使为

里根—撒切尔时代所执行的政策辩护的新自由主义者们的下述观点站不住脚,即增长的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可以被不断增长的就业市场机动性所冲消,因为后者容许有天赋、有闯劲的个人攀登上经济的梯子:

年度机动性的模式……可以用我称之为收入力学的“橡皮带”模式来概括。我们可以认为,每个人的收入围绕着一个“较长时间内”相对固定的“平均数”上下波动。这一价值是收入摆动幅度上的一条带子,人们的收入通过一条橡皮带与其联系起来。人们或许从一年至下一年偏离开这一条带子,但终归不会偏离得太远,因为橡皮带把他们与这条带子紧紧连在一起。从好几年的时间跨度来看,人们易于反弹并围绕着这条带子移动。

维护英美式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变体形式的人认为,美国 and 英国比例相对高的低薪职业,为国内的在职者提供了有保障的就业,展示了经济发展的看好情景。但是,这些研究资料也同样与这一观点针锋相对。

有强有力的证据显示,低薪和无薪是循环出现的。低

薪人员将来更有可能失业；失业的人重新就业，则更有可能拿低薪；如果失业前就一直拿低薪，那么，再就业时拿低薪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说低薪职业是为较高薪职业做好铺垫，研究资料并不认定这一假定。这里提供的证据材料暗示的是，低薪职业更有可能扮演死胡同的角色，而绝不是通向工资分配较高位置的敲门砖。

低薪人员被困在死胡同里，橡皮带把我们束缚在收入结构里我们自己的位置上：这些比喻说法几乎没有提供令人宽心的“劳动力机动性”的形象，尽管甚至中间左派政治家们也坚持认为，它是英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诸多长处之一。财政部授权的一份第三份报告，从某种程度上更正式地归纳了英国工资机动性的证据资料：

有时候描绘的一个有机动性的社会的画面，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事实上，证据材料显示的是，非机动性程度很高，少有长时间内工资会有波动的情况出现。除此之外，还有证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工资收入的机动性降低了。考虑到我们已经目睹了这一期间跨行业工资收入不平等现象陡然上升的

趋势(也就是说,把工资收入的总分配水平,与个人在这一总分配过程中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收入变化对照起来看),可信的实情是,不仅贫富之间的差距拉大了,而且低薪人员缩小这一差距的能力也大大地萎缩了。工资机动性方面的变化,非但远远没有抵消跨行业工资不平等的现象,反而似乎是恶化了这一局面。

这些研究资料所揭示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的结构:

尽管下一代人会最终处于与他们的父母辈不同的经济位置,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变化并没有多大的幅度。对有优越背景的孩子们来说,情况尤为如此。其父母有优势的孩子们,极有可能最终自己也处于优势……其收入占工资总分配 $1/4$ 的行列的人的孩子们中,大约有80%最终会跨入其收入占货币总分配 $1/2$ 的人的行列。但是,对属于最贫困的 $1/4$ 人口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最终跨入其收入占货币总分配 $1/2$ 的人的行列的机遇,那就小得多了。属于最低层的 $1/4$ 人口的孩子们当中,仅仅只有 $1/3$ 略多可以努力跨入其收入占货币总分配 $1/2$ 的人的行列。对女孩子

们来说,这一机动性模式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

诸如上述引用的研究资料,有足够的理由让我们把贫穷和不平等看成是困扰人口中最贫困的少数人的诸多问题来正视。但是,更广泛的探讨,经常基于这样的假定,即上述用资料证实的不平等现象的增长,是让富裕的多数对立干贫困的少数,而后者则通常被老掉牙地称为陷于不轨行为而不能自拔的“下等阶层”。即使是持平等主义立场的哲学家们,似乎也经常坚持这样的信念。比如说,托马斯·拉切尔就这样写道:“正如实际情况那样,一旦穷人不再占大多数,民主就成了普遍平等的敌人。”从本质上说,同样的观点是“第三条路”政策策略的核心之所在,而这一策略正是美国的克林顿及欧盟的托尼·布莱尔和杰哈德·施罗德等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所追求的:既然穷人仅占全体选民的小部分,那么,中间的左派就必须避免有可能敌视富裕的大多数人的重分配政策。

这一被广泛接受的信仰的最令人惊奇之处在于,接受这一信仰的人,似乎没有关注到与此相左的相当有力的证据。问题一部分是观念性的。很明显,平等与不平等这两个观念是相互关联的:我们所能确立的仅仅是一个限度,这一限度是通过比较不同的人获得相关优势的不同途径来取得的(对个人之间进行比较的可靠的立脚点,是第三章主要探讨的内容)。但

是,即使是一些主张平等主义的人,也不大愿意从关联的角度来构想贫穷这一观念。G·A·科恩如是写道:“根据可信的绝对标准,过去生活的大多数人都是贫穷的,而重新分配的对象则是富裕的一小部分人。今天,以相同的绝对标准来判断——依据这些标准,可以中肯地指出,62%的英国家庭拥有录像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可以称得上贫穷。”

但是,下这一结论似乎为时过早。人们当然可以确认一系列为生理决定的基本的生活需求,满足不了这些需求,自然提供了衡量绝对贫穷的一把尺度。但是,满足这些基本需求的标准,是有可能随着相关社会内现行的一系列标准而改变的。譬如,很少有人会认为中世纪的农民认为足以居住的场所在21世纪之初还能算得上是足以挡风避雨的住处: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口被迫住在简陋的棚子和小屋里——纵然它们曾经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这一事实,现在则被看待成今天贫穷程度的证据。

不仅如此,还有一些需要,它们并没有反映人类生存的跨历史的不变因素,但是满足这些需要,可能是在一个特定社会里过一种充足生活的必要条件。在当代城市文明的环境下,没有电话、电视或安全有效的交通工具,就意味着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技术上的改进,会使性能更为复杂的消费耐用品成为充足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所有围绕因特网和